

边寨奇趣录

覃信刚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



● 覃信刚 著

边 寨 奇 趣 录

● 重 庆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 秦树艺

封面设计 乔楠

边寨奇趣录

覃信刚 著

重庆出版社出版 (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4.875 插页2 字数80千
1984年5月第一版 1984年5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8,700册

书号：10114·93

定价：0.42元

目 录

独木桥与茅草丛·····	1
布拉西洛寨趣闻·····	7
三碗辣椒三碗酒·····	13
圣洁的水·····	19
鲜花与蝴蝶·····	25
亲家的歌·····	31
壮乡婚礼奇趣·····	37
布哟，吉祥的布·····	47
曼勒寨的婚礼·····	52
背篓·米酒·独龙舞·····	58
交新娘·····	67
大刀飞舞·····	73
中登村的“知偕事”·····	77

找新郎.....	86
橄榄果与弯竹竿.....	95
喜中喜.....	104
撒花之晨.....	111
爱亲.....	119
刀杆节纪事.....	124
命运和部落之星.....	129
神奇的跳月.....	133
者米河风情.....	137
贺新房.....	144
后记.....	149

独木桥与茅草丛

祖国西南边陲高黎贡山下有个小小的景颇山寨，时常牵动着我的情思。我盼望着再度到那里去。

这是一个终年晨雾缭绕、依山傍水、在竹林和大森林之间的小巧玲珑的山寨。寨前那泓碧波荡漾的湖水，绿得象玛瑙似的；湖岸的山茶花和杜鹃花，馥馥郁郁，沁人心脾。不时有野鸭在湖边栖息，它们逐水嬉戏、嘎嘎的叫声，给丛林掩映的寨子添了盎然生机。

是这个景色迷人的边陲翠湖牵住了我的情思？不全是。更深地吸引了我的是那边寨人家的独特风情。

一个春的傍晚，碧空澄澈，月华如练，湖水泛着片片银色鳞光。我出来散步，见十来个人影，在湖畔晃动。我心生好奇，想瞧个究竟，就绕着湖水迎了上去。原来是景颇人正忙碌着，他们在空坝中支起两架木梯，又将一根根粗壮的木头劈成薄板，用了些竹篾作绳，搭起个一尺左右

宽的独木桥。在桥的前面，小伙子们不知从哪里砍来一些草，摹仿着精心设置了四片茅草丛。茅草中间夹杂着鲜嫩的、叫不出名的野草，两旁插了十多棵满身是刺的野玫瑰。

难道主人嫌这里的山水不美而配饰小桥、流水和野林？我问身旁一位景颇青年，他嘿嘿一笑，并不作答。

我不便多问，只好沿着一条小径，在山间漫步。

独自赏玩着山林夜景，不饮自醉。猛然发现前面是一个寨子，寨里人声喧哗。近看时，一位景颇族老人携带着酒，呼唤着一群肩枪挎弩的小伙子匆匆前行。他们要干什么？我心一惊，迅速追了上去。

透过稀疏的月光，我发现那列队伍停下来，拉起网形，钻进了草丛。在前面路上，一个圆腰、高个的景颇族姑娘，不时张望着远方。忽然，小伙子们猛虎般地跃出来，如同苍鹰抓鸡似的向她压去。姑娘发慌了，拔腿便跑。但终因寡不敌众，被暴徒们攫住。姑娘在拚命反抗。一个高个暴徒喝道：

“诺尼，你不要怕。看见你的腰，我的心就在跳；看见你的胸脯，我的心就慌……”

姑娘听他一说，失声呼喊道：

“天哪，放开我，我怕！”

眼看歹徒恃强凌弱，一股无名怒火从胸中熊熊燃烧起来。我举起根木棒追了上去……

这一下，把暴徒和姑娘都吓坏了。他们愣了一会，倏地爆发出一串大笑。有的笑得直拍巴掌，有的笑得前仰后合。

我呆了，放下木棒，搔着头皮，非常尴尬。老人走过来告诉我，这是景颇人的“抢婚”。新郎名叫石瑞，是龙戛寨的。新娘名叫诺尼，是糯龙寨的。他俩相爱多年。三天前，石瑞求得姑娘的同意，定在今晚举行婚礼，把姑娘接到新郎家去。

夜，十分静谧。抢婚队伍一阵轻程，回到了龙戛寨边，小伙子们停住脚步，从身上取下火药枪，“砰砰砰”地朝天空连放十二枪。这是胜利的讯息：它告诉家里人“抢”亲成功，快做好各种准备。

枪声过后，姑娘抿嘴一笑，跟着老人走了。据说，新娘当晚不能到新郎家，得先在媒人家住一宿，平平心，静静气。

洞房位于湖边，是一幢崭新的长竹楼，造工极精致，俯看如雄鸡斗架，仰看似少女梳妆，充满了浓厚的景颇族情调。

翌日清晨，我早早地起了床。独木桥边围了许多人。婚礼开始时，一位妇女将稻谷、黄豆种和两把长刀、两件衣服放到箩筐里，笑嘻嘻地把

新娘请到了“新房”门口。新娘撑开布伞，羞涩地坐在预先铺好的竹席上。石瑞双手捧起酒，很有礼貌地敬了她一碗，行了个一百八十度的鞠躬礼。新娘接过酒一饮而尽，脸上笑开了花。那双墨黑的水汪汪的眸子如痴如醉，她瞥了丈夫一眼，那目光羞涩又深情。然后作为回敬，她从身上掏出精装的香烟，毕恭毕敬地捧献给石瑞。新郎接了烟，转身向家走去。

“哇哪——，哇哪——”

贺喜的人呼喊起来了，全向坝子里挤来。刹那间，独木桥边人头钻动，你挤我搡，大家笑着、叫着朝新房方向翘首盼望。

片刻，石瑞的弟弟出来了。他披红挂绿，牵着新娘向人群走来……

“哇哪——，哇哪——”

人群沸腾了。大家齐声呼喊着，声音在群山中久久回荡。

石瑞的弟弟牵新娘上独木桥，他一只脚跨上了竹梯，可新娘却站住不动，怎么也不肯上桥。

“啪啪啪——，哇哪哇哪——”

“啪啪啪——，哇哪哇哪——”

人们拍着巴掌助威，呼声更高，更猛了，新娘羞红了脸，终于跨了上去。

新郎的弟弟领着新娘，在独木桥上一步一閃地走着，就象扭秧歌舞一般，逗得人们又是一阵

哄堂大笑。

走到中间，忽然桥身闪动一下，“格吱”地发出一阵声响。新郎的弟弟险些倒下桥去。而被他拉着的新娘，也晃荡起来，两人象走钢索的杂剧演员，艰难行进……

刚下独木桥，新郎的弟弟礼貌地邀请新娘钻草丛。新娘犹豫了，低下头，踌躇不前。

人们又举起拳头，拍起巴掌来。

“新娘啊，你不要害羞，不要老是低着头，不要老是遮着脸。人生难得这样欢乐，大家都为你放开了歌喉。旺盛的藤子发芽了，你的新生活开始了。茂密的大青树又长叶子了，你要好好想一想……”

一位老大妈喋喋不休地说。

“噙——帮——”

“崩——叭——”

象脚鼓、竹筒等乐器一齐敲响了，人们的眼睛啊，都盯住了新娘。

新娘微微动了一下，抬了抬头，又把头埋下。这时，象脚鼓声、竹筒的乐器声更激越，更宏亮了。盛装的人们摇晃身子，身上的银饰叮咣、叮咣作响。新娘终于与新郎的弟弟一道，开始钻草丛。

“崩——叭——”

“噙——帮——”

新娘踩着鼓点，侧着身子，钻过了第一簇草丛，第二簇草丛……

当新娘钻过第四簇草丛，锣鼓声嘎然而止，院坝里爆发出一阵欢乐的声浪；笑声、歌声、赞美声组成了一曲动人的交响乐。

早已迎候在门口的新郎的母亲，将闪闪发光的银饰项圈套在新娘颈上，拉着她走进屋，在火塘边坐下……

景颇人结婚为什么要让新娘钻草丛、过独木桥？我询问一位景颇族大爷。他告诉我：这是告诉新娘，如今已不是小孩了，而是“主人”。要象智慧聪明的潘瓦能桑（传说中景颇族最聪明的人。新郎的弟弟象征他）一样，不怕荆棘草丛，不怕挑重担、过“独木桥”。要善于在恶劣的环境中寻求幸福的生活，永远做个自食其力的人。新娘钻了草丛，过了独木桥，说明她下了这样的决心。

多么淳朴的风俗，多么勤劳的人民！

我每每忆起这段独特的风情。

我思念风景如画的边陲山寨，更思念勤劳质朴的景颇人民。

布拉西洛寨趣闻

迪庆，美丽而神奇的天堂。

当你行走在被人们称为“宝鼎”的哈巴、白马、美丽三大雪山之间，瞬间便被裹进了银色的世界。远处的山是雪白的，树是雪白的，连小草和流水也是雪白的。天宇和大地连成一片，象一团一团的棉花堆成。行走在雪地上，软绵绵、轻飘飘的，又轻盈，又舒适，把人的心灵也沉淀得雪白雪白。如果你沿澜沧江自北向南而行，穿行在德钦、维西、兰坪的大峡谷之间，身边的一切又全改变了颜色：山是绿的，水是绿的，树是绿的，连小草和天空飘动的云彩也是绿的。这时，你那雪白色的心灵又会被沉淀得碧绿碧绿，连雪白色的眼界也变成了淡淡的绿色。总之，在藏族人民生活的土地上旅行，会使你觉得跨进了一座艺术宫殿，得到美的享受，心里也就象喝了碗蜜汁，甜透了心。

当我有幸观光了三大雪山和深长的峡谷，欢喜之情不禁油然而生，忙对陪同我前往布拉西洛寨访问的藏族干部次仁桑珠说：

“看见了雪山和峡谷，多年的愿望实现了，我已经感到了满足。”

“哈哈，看一看就满足了？差得远呢！不了解藏族风情，你算没有到迪庆。”次仁桑珠说。

“藏族的风情更是神秘吗？”我迷惑不解地问道。

“这怎么说呢，我们藏族人的锅庄舞、弦子舞、热巴舞都有较高的造诣，十分优美。而谈情说爱则更是别具一格。啊，要是你能参加一下婚礼，那将会有说不出的愉快。”

我们边谈边走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名叫卡洛的寨子。但见一幢土木结构的木楞房，布置得喜气洋洋。一群笑嘻嘻的藏族儿童，在房前的小坝子里互相追逐，跑来跑去。新鲜！这少见的现象立刻引起了我的好奇。我站住了，目不转睛地看着。次仁桑珠满脸喜气地说：

“嗨，你真有福份。主人家的儿子卡尔金马上就要结婚，看来，我们还可以参加婚礼呢！”

我也乐了。心想，到迪庆来一次很不容易，能参加藏族婚礼，那是再美不过的啦。忙问道：

“哎，主人家在干什么？”

次仁桑珠沉思一会，回答说：“现在，长辈正对结婚的儿子进行教育。内容可多了，既要谈道德伦理，又要讲历史根源，还要讲怎样孝敬老人，

抚养后生……”

“我们去听听吧！”

“不行！按这一带的风俗习惯，此时外人不能进主人的家，更不能听老人的教诲。”次仁桑珠说着，又用藏语和小孩们说了阵话。末了，他向我报喜说，新娘住在布拉西洛寨，藏族人结婚，都要将新郎送往女方家，这样，就可以参加婚礼了。

我听了这个喜讯，感到十分高兴，急忙与次仁桑珠一阵兼程，提前赶到了布拉西洛寨，等待新郎的到来。

布拉西洛寨就象是画家精心着墨的国画一般，美极了。一幢幢楼房点缀在缓缓蠕动的草原中心，鳞连栉，秩序井然。从寨子里放眼望去，白花花的羊儿在四山吃草、嬉闹，牧童唱着悠扬动听的歌。新娘的房屋在寨子的左边，房门、房檐披红挂绿，更是引人注目。屋里屋外，聚满了贺喜的人。他们都踮着脚跟，眼巴巴地看着门口那条道路。站在院坝中的两个妇女，披着鲜红、澄黄、淡蓝、雪白、墨黑五色彩布缝成的“争拉”，色彩缤纷，美丽动人。她俩各自把一只木桶背在背上。木桶里，盛着清冽冽的水。

“背水干什么？是要为新郎洗尘吗？”我问次仁桑珠。

“这水呀，贵如油，是专门请人从雪山上的清泉里背来的。它象征着圣洁、吉祥和美好。至于

用途……”，次仁桑珠停了停，风趣地说：“等一会，你就知道了。”

我也学着人们的样，好奇地掂着脚跟，望着那条盖满绿草的道路。这时，一位活泼的藏族姑娘润了润喉咙，带头唱开了歌：

远方的大雁哟，
请您快快飞来；
布拉西洛的鲜花哟，
为翱翔的鸟儿而开。

远方的大雁哟，
请您快快飞来；
布拉西洛的哈达哟，
为展翅的鸟儿而戴……

歌声悠扬、婉转，就象山涧里发出的泉水声，妙极啦！人们唱着、唱着，隐约听到远方传来的“得得得”的马蹄声，更是放开了歌喉。不一会，几匹又高又大的黄棕色马儿飞奔而来，在离新娘家还有几十米远的路边停住。原来，这便是新郎和送亲、主婚的人。他们簇拥着头戴毡帽，内着短衣，外穿藏袍，长裤套入统靴的卡尔金，往新娘家走来。走在前面的八本（主婚人），与新娘家的八本，双双托着放有酥油、砖茶、青稞酒的碟盘，手捧洁白的哈达，迎上前去，互相鞠躬、敬献洁白的哈达。次仁桑珠告诉我，这洁白的哈达，

象征新娘新郎的敬意，和美妙、纯洁、真挚的爱情；香甜的酥油、青稞酒，表达新婚夫妇畅快的心情，象征他们幸福、美妙的生活。

哈达敬献完毕，歌声停了。背水桶的姑娘也悄悄地回到了屋中。沉静了片刻，头梳三层辫，穿着崭新衣装的新娘出来了。在一片欢呼声中，人们一下子围上去，把新郎新娘拉在一起，请他们唱歌。新郎向众人行个藏礼，面对着新娘唱道：

草原上的鲜花遍地开，
鲜花千千万万朵哟，
将勤劳的蜜蜂招引来，
您是鲜花我是蜂，
千年万年不分开……

新娘露出了浅浅的酒窝，向新郎一鞠躬。人群中爆发了一阵热烈的“阿哈”声，有的笑得直淌眼泪，有的直接着肚子，还有的使劲鼓掌，院坝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。

男方的八本等声浪平息下来，指着新娘说：“草原上的星，现在轮到您了吧？”

新娘毫不推卸，高兴地唱道：

懒汉不能使鲜花盛开，
幸福得靠双手勤快；
象蜜蜂飞来飞去不停息，
那才是藏家的好人才……

新娘的歌唱完了，定定地看着新郎。卡尔金

向新娘还了一礼，也咧开嘴笑了。这时，人群中又响起了一阵欢乐的声浪……

我完全浸沉在欢乐的气氛之中。次仁桑珠碰了碰我的手，把我拉进屋子，说：

“不要呆痴痴的，好戏还在后头呢！你也不能只当观众，等一会也祝贺祝贺嘛！”

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人们拥着新郎新娘走进了屋子。早已迎候在女方家的两名妇女，马上把水桶从背上卸下来，向新婚夫妇泼去，直泼得新郎新娘全身透湿，象从水里捞起来的一样。我不觉担忧起来。可人们的兴致还未消散，一股劲地呼喊：“快泼！快泼！”又有两名小伙子、小姑娘端着水，向他们泼去。次仁桑珠也从盆中撩起水，拚命地泼着。新婚夫妇全身被淋湿了，还笑嘻嘻地向人们行藏族礼……

仪式完毕，已是傍晚时分。我们告别了主人，走过一道小溪，我问次仁桑珠：

“泼水，我只在傣族地区看见过，从来也没有听说藏族人泼水。为什么新郎新娘被淋得湿漉漉的，还那么高兴？”

次仁桑珠笑了笑，说：“这泼水，是藏族人民神圣的礼节，它的寓意是，祝新婚夫妇互敬互爱，互相帮助，互相体贴，感情象流水一样长，海水一样深。”